

年味藏在赶集里

□白云峰

彩鲜艳的花布床单、烤得焦黄喷香的油糕、馓子……整条大街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博览会，在凛冽的寒风中荡漾着无尽的风情。

到了年味渐浓的腊月二十儿的几个赶集日，要比平时热闹，赶年集自然也成了农村过年的一种仪式。男人们出门要穿上平日里舍不得穿的蓝色的中山装，女人们更是少不了要梳洗打扮一番，有的还穿上走亲戚的行头，叫上邀好的妯娌姐妹，叽叽喳喳，那架势不像是来买东西的，而是来比美的。

年前的这几个集日，人们出手格外阔绰，都想得多买些、多备些。男的提着大袋子，女的手里牵着孩子，在人山人海的集市上不停地走走瞧瞧、讨价还价：“牛骨头多少钱一斤？鱼一条咋卖？有牛奶糖吗？”

这时候，大人们对孩子也格外宽容，平日里无论怎么耍赖使横都不给买东西，这时只要央求一番，大都能满足一两样。

人生在世，就是图个热闹，过年更是如此。

等到了大年三十这天的集日，集上人要比平日多几倍，开汽车的、推手推车的、挑担的、提篮的、背筐的、卖豆腐的、卖肉的、卖蔬菜的、卖粉条的，从这头走到那头。记得我小时候，每次要跟母亲去赶年集，头天晚上总是睡不好觉，躺在被窝里，总想着第二天赶集的事情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不用母亲催，我便早早起床，简直迫不及待。

每次，母亲都要约村里的几个大姨，大婶拿着五颜六色的小布包，带上我们几个娃，说说笑笑便出门了。一路上，我们蹦蹦跳跳。路虽然很长，但也不觉得累。

等我们赶到时，集市上已是人头攒动。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自行车、独轮车、毛驴车，还有罕见的拖拉机。集市上有卖的，有买的，好不热闹。包子、油条、麻花、饼干、蔬菜、水果、布匹、衣服等，简直无所不有。好吃的食品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把娃娃们馋得直流口水，母亲只好买一些给我们吃，我们边吃边看，快乐极了。

母亲通常会买一些家里常用的东西回来，也会买一点水果或者油条麻花之类的东西，当然是给我们这些孩子买的，大人是舍不得吃的。

中午时分，赶集的人们就会渐渐散去，街道上的人也少了许多。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和购买的东西，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。那些小商小贩们也开始收拾摊铺，数着一天赚来的辛苦钱，拿在手里一分一毛地数着，心里乐滋滋。

娃娃们总是依依不舍地看着即将散去的集市，然后盼望着下次赶集日的到来。

不知不觉间，日头已经偏西，集市上汹涌的人潮渐渐散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村民们开始忙碌起来，祭灶神、扫房子、买酒、煮肉、熏炸、蒸馒头，家家炊烟袅袅，户户香气弥漫，乡间村道间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。村民们见了面都跟平常不一样，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、透着喜庆。年味越来越浓了，老老少少就在这浓浓的年味中等待着除夕，憧憬着未来。

换锅记

□马志娟

每逢新年，生活在北方的人们有添置锅灶家具的习俗，寄托着新年新气象及添丁进口、家里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。今年，我琢磨着给父母家里换一口新锅，原来的一口炒锅因年深日久锅底被铲走了一半，凹了进去，快穿底了。

由于父母都有物尽其用的生活习惯，因此换口锅需要先做妈妈的思想工作。我先说这口锅坏了不能用了，获得了妈妈的认同，然后又说我前段时间给自己家里换了一口不粘锅，炒菜特别好，普通的锅油热了就冒烟，搞得厨房到处是油烟，太难擦。妈妈同意了。我经过查看货品说明、用户评价，货比三家网购了一口不粘锅。一周后锅到了，发现尺寸比平时用的小了一号，于是退货。

爸爸看到新锅到了，问我为什么买锅，我说了原因并说我妈同意了，毕竟厨房属于妈妈的领地，爸爸没说什么，默

认了。

重新选锅，看到国产的一款带微压的，颜值又高，征询妈妈意见后我下单了。

在等待新锅的过程中，我一边忙着打扫家里卫生，一边为换锅的事担心。

去年春节前，我和弟弟买回了成套的新碗、新盘子。父母一见就说家里碗好好的，干嘛买新的？其实我早就想换了父母日常用的餐具。

有一次，我和小女儿从昌吉回来，妈妈做了拿手的过油肉，按照日常的习惯，用一只白色搪瓷盘子盛了菜。我忙着拉面下面，喊女儿帮我拍照发朋友圈。结果圈内的一条评价让我红了脸，朋友说，你该换餐具了。这是我第一次透过照片审视那个盘子，一个用了40多年的盘子，大小用来吃拉条子刚刚好，然而，岁月在它的边沿上留下了无数的印痕，盘子边沿的瓷大多数被碰掉了，露出黑色，于是

它的边沿黑白交杂，像个穿着破皮褂子的人，天天穿着没感觉，今天突然站在了聚光灯下，无与伦比的难堪。

从那时起，给父母换套新餐具成了我的执念，然而每每提议，总被否决。终于趁着弟弟回家，我们来了个先斩后奏。

妈妈比较通情达理，夸买的碗盘好看，爸爸见已成事实，叨叨几句也就无奈接受了。

可是，如何把家里的旧碗丢出去，是一个难题。爸爸看到铁定会阻止。如果旧碗不丢出去，新碗便只能在橱柜里落灰，毫无价值。

那些旧碗来到家里是40多年前的事儿了，那是一些敞口粗瓷带蓝边的白色饭碗。连我一直生活在农村的二姑，一次来家里吃饭的时候，都说这个碗该换了。

于是，我先给妈妈打了招呼，然后在饭后洗碗的时候，把6只旧碗偷偷摆在地上，把新碗摆到了它们原来的位置。在离开妈妈家的时候，看到爸爸卧室的门关着，偷偷把旧碗装进塑料袋，放进了垃圾箱。我知道，次日我可能会挨骂。

果然，爸爸第二天努力压抑着火气质问我，你把我好好的碗扔掉干啥？

这新锅来了，我又该如何把旧的丢掉呢？在我的担心中锅到了。弟弟把新锅安装好，爸爸把它摆进了储藏室。

次日我看到后，狠了狠心，悄悄把旧锅扔了。果然又被责备，不过也许是习惯了，爸爸批评几句就收兵了。

本以为就此安稳，谁知道，再回来，收获了一堆抱怨，妈妈说这个锅盖揭不开，我解释因为它是微压的，密封比较好，需要一只手提起锅盖上的气阀，一只手揭盖才能揭开。爸爸说那干脆把气阀扔了吧，我吓了一跳。妈妈说用起来太麻烦了。爸爸又说锅把子摇晃，安不结实。由于这个锅娇气，只能用硅胶锅铲、勺子，爸爸说抽屉里东西太多太乱了。总之，一无是处。

大年初二做大盘鸡，鸡是土鸡，久炖不熟，爸妈问我，你不是说这是高压锅吗？我无言以对。

下午，我去到农贸市场，重新买回了一口最普通的双耳铁锅，那是妈妈想要的。

爸爸说，怎么又买锅？我说，这是天天用的东西，我不想让你们不称心。爸爸又说，那个锅怎么办？我说你们嫌弃，我带走吧。爸爸说锅铲勺子也拿走。

终于败给他们。



《迎春接福》中国画

高慧华

年画记忆

□隋恒武

年画，顾名思义：过年时张贴的画。始于古代的“门神画”，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绘画种类，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，它最传神，也最乡土。

想起年画，就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过年时浓浓的年味。那时候过年，除了置办吃的喝的，还有一样就是买年画。我和妹妹最喜欢年画，所以我们家就把买年画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妹妹。

那时候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买年画成了过年置办年货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，新华书店承担了销售年画的重要任务。每逢快过年的时候，新华书店就会准备充足的货源，以满足大批前来购买年画的顾客需求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年画并不贵，

大部分年画一张才一毛多钱，花两元钱就能买十几张。我和妹妹比较喜欢连环年画，比如《草原小姐妹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张高谦的故事》。

小时候，人们住房面积都不大，我家在乡下只有不到50平方米的两间土房子，屋内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，没有什么装饰品，但过年时墙面经过石灰一粉刷，在里屋大土炕靠三面墙的一周围，用按钉钉上一个一米二宽的碎花布墙裙，然后把买来的十几张年画，挨齐一圈贴上，这样使本来简陋的房子，一下子有了过年的气氛。灶神爷和财神爷的年画则贴在外屋灶台上面，和灶台对面的墙上。年画贴好之后，只等着大年初一队上一大群前来拜年的小伙伴们观赏，他们对年画最感兴趣，

也是年画最主要的观众。

在我上中学时，已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中国大地，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更多的人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走上富裕之路。电视机和录音机的出现，让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，过年不再满足年画这一种形式，而是有了更多的选择，比如看春晚。年画虽然也少不了，但内容已有了很大的变化。表现人们丰收的喜悦、富足生活的年画登上历史舞台，还有展示祖国大好河山的山水画，以及电影明星和歌星。我当时也是一位追星族，过年特意买了两张带日历的明星画。

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经济发展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明显提升，各种精美挂历和台历纷纷涌向市场，年画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生活。一九九五年我结婚时，同学送我一幅很大的山水画《黄果树瀑布》，我把它贴在婚房的一面墙上当背景墙。



《中国力量》综合材料绘画

方万俊

等

□陆晓玉

我从小就喜欢冬天，因为年在冬天过。这个年刚过完，就盼着下一个年的到来。看春天辛苦劳作父母的身影，听夏天蛐蛐的大合唱，吃秋天收回稻谷做出的第一口香喷喷的米饭，直到第一场雪的到来，我便知道离年不远了。终于等过了春夏秋，然而最焦急的等待是母亲那句话“等过年吧”。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吃饺子等好事都要等到过年。那时不明白，母亲为什么要让我们等。

过年，穿新衣是最兴奋的事了。农忙结束后，母亲着手给我们准备过年的新衣服。家里五个孩子和父亲的棉衣、棉裤、棉鞋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。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母亲穿针走线的样子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每逢过年，母亲都要为我们缝制新衣。记得有一年，家里来了个亲戚家的小姐姐，穿着一件红色的外衣，我一直盯着看，想着自己要有一件该多好啊。

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便让父亲在乡里的供销社店扯了块布，亲自动手裁剪，没几天就做好了，母亲叫我试试。我看到那件红衣简直太开心了，那种心情不亚于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里达玛拉看到泥都萨满给她缝制的孔雀羽毛裙子时的惊异、欢喜和感激。那件衣服是立领，和旗袍领子一样，领子上还绣上了一圈白色的蕾丝花边，黑色的盘扣。母亲太有心了，蕾丝花边是母亲到村里的商店买的，盘扣是她自己做的。我穿到身上特别合身，舍不得脱。母亲还是那句老话，过年再穿，现在穿了，过年就不是新衣服啦！是啊，过年再穿，弟妹们和我一样焦急地等待。

放鞭炮是最开心的事了。小时候，父亲买得最多的炮是1000响的，我们将买回来的鞭炮从捻子处拆开，拆成一个一个的，姐弟们平分，然后每个人把炮收起来等到除夕夜的时候，拿出来一起到院子里去放。弟弟胆大，每次放的时候，他先点着炮，快快扔出去，其他人捂着耳朵，躲得远远地，听到响声，然后再放下一个。

年，说到就到了，有时候等待也是一种美好。



《元日》隶书

王伟

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草书

王旭忠

